

往事如昨

# 穿越烽火之歌

王功良

—

2001年国庆节前夕,烟台举办市直机关单位歌咏比赛,整个国庆活动还包括抗战故事演讲、历史图片展览和宣传爱岗敬业模范人物等。

那时,我在烟台市国税局教育科工作,负责组织参加这项活动。分管领导对我说:“名次是次要的,这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。”

开始筹备时,听说烟台市地税局组织了规模不小的合唱团,很有夺冠气势。我们局制订了“两手抓”的计划:一是组织好合唱比赛,二是发掘宣传国税系统的先进模范,让今天的榜样与历史精神形成呼应。

比赛要求每个单位唱两首歌:一首抗战歌曲,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。我们选了《保卫黄河》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为了唱出效果,也为了让更多人受到教育,我们从市局机关、市直分局、开发区局、保税港区局、芝罘局、福山局、牟平等抽调人员,组成了一个120人的合唱团。

—

一阵热闹的锣鼓声打破了居住小区的宁静。我出门一看,原来是隔壁楼的一家在给孩子办喜事。只见几辆挂红绸、贴鲜花的“宝马”轿车停在楼口,众人簇拥着新郎、新娘上了楼。随后,新郎的家人从新娘的陪同人员手里接过红包袱、一对红椅子,最后还从车里搬出一只雕刻精美的樟木箱子。

在烟台,新娘出嫁,都要带上上述的嫁妆。樟木箱搬进家,新郎的父亲要用红布包裹的木棍,一边在箱子的四个角敲,一边念叨:“一敲金、二敲银、三敲聚宝盆、敲(巧)媳妇迎进门”,然后将压箱红包放在箱子里女方嫁妆的下面(寓意家底厚实、生活美满)。

回想我和妻子结婚时,她的嫁妆中也有一只樟木箱。筹备结婚时她就告诉我,那是她母亲结婚时的嫁妆。她得意地说:“姐姐结婚时也想要这只樟木箱,俺妈都没舍得给。”看得出,妻子非常喜欢这只樟木箱。

我和妻子是1985年初举办的婚礼。我父母过去都在部队里,那时我家刚搬到烟台

每周五下午集中排练一次,其他时间各单位自己放伴奏带练习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合唱难度大,由芝罘区国税局的高磊领唱。她多次在省市级歌唱比赛中获过奖,是我们局的文艺骨干。

组织这么多人排练不是简单的事。大家分散在各地,平时税收工作也忙,抽调人手相当困难。排练时,调音响、练指挥、排队形、分声部配合……样样都得仔细磨合。让人感动的是,当排练厅里响起《保卫黄河》那熟悉的旋律——“风在吼!马在叫!黄河在咆哮!黄河在咆哮!……”那些平时或严肃或随和的税务人员,神情立刻庄重起来。歌曲仿佛把大家带回到烽火连天、救亡图存的年代,肩头似乎也感到了那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。

在那血与火的岁月里,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,中华儿女没有退缩,“一呼同志逾十万,高唱战歌齐从军!”正是这种热爱祖国、不畏强敌的民族气节,激励着

国人与凶残的侵略者殊死战斗。这种精神,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歌颂。

二

歌咏比赛在原烟台市展览馆广场举行。傍晚时分,广场上聚集了很多纳凉的市民,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从志愿者手里领取小红旗。当第一声嘹亮的歌声响起,整个广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。《大刀进行曲》——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吼声响亮;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——“向前向前向前!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”节奏铿锵;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《游击队之歌》……一首首带着硝烟气息、凝聚着民族精神的歌曲,震撼着每个人的心。观众挥舞着小红旗,跟着大声唱起来。歌声汇成一片海洋,汹涌澎湃,仿佛把人拉回到战争年代,让人忍不住想拿起武器,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。这次比赛,市国税局和市地税局都获得了一等奖。演出结束时,天色已

二

起初,妻子的樟木箱里并无贵重物品。她把自己编织的、我们换季不穿的毛线衣和岳母在她出嫁时亲手缝制的两床绸缎面“喜被”放在里面。结婚时,我家既没有彩礼和压箱钱,也没给她买金首饰,她虽没有抱怨,但我内心还是有些愧疚。日子过得好些时,我先后给她配齐了金项链、金戒指、金耳环,她高兴极了,用红布仔细包好放在箱子的最下面。有时,她会从箱子里取出首饰全部戴上,对着镜子自我欣赏,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,很少佩戴着外出。

儿子考上高中时,为了方便,我们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套小房子。房子在五楼,房间拥挤不堪。我和妻子商量,把樟木箱子先放在楼下小棚里,日后孩子上大学后再搬进来。这一放就是许多年。

直到我们买了新房,装修完定制家具时,妻子催促我把樟木箱子搬过去。我俩来到

黑。五彩的灯光照在演员和观众身上,给这安宁祥和的夜晚增添了一份温暖。

我曾是一名军人,听过唱过很多战歌,感受尤为真切。今年五月底,我和战友开车走在东北蜿蜒的G331国道上,当地朋友林永刚指着窗外说:“看,这就是当年东北抗联战士走过的路!”他声音低沉有力:“鬼子占了我们的土地,烧杀抢掠。要是没有杨靖宇、赵尚志,没有全民族拼命抵抗,国早就亡了!哪里还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?”

路边,有一块朴素的东北抗联纪念碑,旁边是鄂伦春族护林员住的两间板房。我们停下车,怀着深深的敬意,采了一束青翠的松枝,轻轻放在碑前,深深鞠躬。那一刻,仿佛有凛冽的寒风吹过天空,杨靖宇将军高大的身影如在眼前,他创作的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》也如在耳畔……

这些穿越烽火岁月的歌声啊,像不灭的火炬,依然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小棚,看到箱子完好地放在墙角处,就上前每人提着一个手往外抬,只听哗啦一声,我俩都怔住了,整个箱子的底板散落了下來。原来,由于半地下的小棚十分潮湿,还进过水,箱子底部的木板已经腐烂。我既痛惜又自责,看到妻子发呆的表情,赶紧安慰她说:“咱找个家具厂,看能不能修复。”其实我心里明白,木头烂到这种程度是不可能再恢复原状了。

到了家具厂,我恳求老板把完好的樟木板挑出来,修整后镶嵌进实木衣柜中。家具安装好后,打开衣柜门,一缕淡淡的樟木香气悠然飘来,亦如樟木箱的灵魂尚在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和温暖着我们。

现在,生活条件好了,年轻人的婚房都整体设计,装修得时尚、美观、实用,樟木箱的使用功能已经退化,但嫁女送樟木箱的习俗仍是婚礼仪式中不可或缺的。它不仅仅是一件居家物件,更是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传承,蕴含着父辈对子女深厚的爱意和情感寄托,即便时光老去,也能从中感受到跨越时空的亲情和温暖。



谈古论今

## 王家窑

于建章

牟平城南不远处的金龙山下有一个村庄,名叫王家窑,顾名思义,这个村庄是以烧窑而得名的。1936年版《牟平县志》这样记载:明初,王姓由“小云南”迁此建村,以烧砖瓦窑为业,得名王家窑。

然而,据村里很多老人讲,这个说法未必准确。明初“小云南”王姓本来是迁到牟平城里的南关村落户,数年后才有四名长辈王姓迁到了城南不远的金龙山下。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南关村王姓的认可,至今南关村还有十几户与王家窑是一支上的王姓人家。

因为金龙山的泥土黏合性较好,适合烧制砖瓦,迁来的这四户王姓人家便在山下建起了窑洞,专门烧制砖瓦。随着时间的流转,王家的窑业技术日益提高,产品质量好,销路覆盖胶东半岛。特别是修建寺庙、大户人家盖房,都喜欢用牟平王家的窑制品。其间,这四位王姓人家开花结果,后代繁衍旺盛,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四十多户的村庄。至明朝中后期,他们给村取名“王家窑”村。

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,这个村子有百多户王姓人家。但在那时,王家窑村的窑厂已然成为历史。笔者走访时,村里78岁老人王照汉指着金龙山下一片果园说,这里就是当年的窑场,并排有六口大窑洞,主要烧制砖瓦等建筑产品,由于时局动荡,制窑业才逐渐衰落并消失的。

改革开放后,陆陆续续有初、李、孙等姓迁入王家窑村,但全村王姓仍占百分之九十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王家窑村兴起缝制鞋垫热,村里妇女把剩余的布头,利用缝纫机制作成大人小孩花色齐全的鞋垫,然后拿到烟台市区的海防营市场上卖,很受市场欢迎。同一时期,男人们专营屠宰业,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收猪宰猪,牟平市场上的猪肉,大部分都是王家窑村屠户提供的。王家窑村成了有名的鞋垫、屠宰专业村,他们的庭院经济曾在全县推广。

随着屠宰市场的规范,至本世纪初,村里宰猪户全部消失。女性不再以缝制鞋垫为业,开始了多种经营,家庭收入稳步提高,但是缝制鞋垫的传统没有消失。闲暇之余,勤快的女子仍然会给亲朋好友或者自家人缝制精美的鞋垫。